



立春一过,江南上空的雪慢慢融化,化成了密密的细雨。

细雨飘下,想到了杭州的西湖,想到了苏东坡对西湖的赞美:“晴方好”“雨亦奇”。

奇在哪里呢?

那一天,下着雨,来到南山路,站在了西湖边,向北望去,湖的尽头是山。细雨中的山是什么颜色?奇了,黛色。西侧有一条长长的堤,又奇了,细雨中的苏堤,暗色,像一堵淡淡的黛色的墙。湖中有岛,蒙蒙细雨里,岛的颜色也像是黑色的了。

雨落下来,像是将整个天空都降到了湖里,让天与湖相接。绵绵不绝的细雨使天与湖成了一色,奇了,这天与湖都成白色的了,不是耀眼的白色,但因有黑相衬,便白得分明。

江南的雨,使西湖成了黑白两色的国画,这才知道国画之美,美得奇妙。

江南的雨不会只落在西湖里。

那一天,我来到了雨中上海的徐家汇公园,向北穿过公园,横着一条衡山路,过了衡山路,又是一个公园:衡山公园。雨中的公园,朦胧地现出别样的景致。公园边有一条路:宛平路。真没想到,繁华的大都市,喧闹的大上海,会有这样一条清静的路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,莫非是雨使路变得清静了,又莫非是这路使雨变得轻柔了。宛平路的两边间或有一条更小的路伸出去,像是通向一个庭院,细雨绵绵中,这庭院显出深深的样子,很想进去,显然不宜,便生出了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的疑问。

缓缓地漫步在宛平路上,竟有些遗憾了,遗憾这路太短。细雨中隐隐地像是有了一个感觉,努力寻找着这想找的感觉,忽然唰唰地过来一辆小车,这感觉像是被这唰唰声冲散了,这才醒悟,这毕竟是大都市,这毕竟是一条街。

但我终究还是找到了这个感觉,因为我想到了雨中的故乡,想到了雨中的古城,绍兴。我年少时的绍兴古城,是一座水城,有许多的河,同时又有许多的小弄,雨中的小弄,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迷人。雨落进

## 江南雨

□淘沙

小弄里,落在了小弄的青石板上,一会儿,路湿了,雨水在小弄的青石板上变成了细细的水流。仰头望天,天有些窄。小弄外面的开阔处,雨是随意降下来的,而小弄里的雨像是有意从四面八方寻来的,它们寻到了这个小弄,争先恐后地挤进小弄。用什么挡一挡这雨呢?小弄的那一头忽然开出一朵花来,原来是一把花纸伞,纸伞下是一个俏丽的身影。

白的墙,黑的瓦,窄窄的天,青色的石板,细细的水流,一朵开放的花,这雨中的小弄也像一幅画。

雨落下来,落进一条河里,这是杭州城里的东河,河的两岸是密密的林,林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。那天,我踏进了这条雨中的河边小路。细看了能发现,河面有一阵阵的雾升上去,迎着纷纷落下来的雨。岸边一蓬蓬的柳,在濛濛的细雨中如烟似雾。想到一个词,一个有些熟悉却始终不甚明了的词——氤氲。在这雨中河

边的林中走一走,用不着翻看词典,就会明白氤氲是个什么景象、是个什么意思。这雨中的河与林也像一幅画,一幅烟云渺渺的画。

孤独感有些过度的柳宗元,在他的诗中,有一位“独钓寒江雪”的“蓑笠翁”,不免想,如果不是满江的雪,而是绵绵的春雨呢,这意境就会大不一样。微雨茫茫的湖面,一叶轻捷的小舟,一根微弯的钓鱼杆与下垂的线,这正是故乡陶堰东鉴湖最常见的画面,如果让罗丹遇见,一定会将这蓑笠翁当作模特,制作出绝妙的雕塑。

每次下起江南雨,总是给我平添了诸多乡思。思绪里的江南雨,就像母亲絮絮叨叨的叮咛。故乡陶堰,浙东运河岸边的小镇,是近代史上革命志士陶成章与和平老人邵力子的故乡。史书记载这里出过43个进士,无一贪官,犹如江南雨汇成的一股清流。

江南雨飘下来,献出了一幅幅奇妙的画面。

写不完,赞不尽的江南雨!



## 惊蛰

□叶向阳/文并画

春雷如战鼓般炸响,宣告着春天盛装登场。大地仿佛听到了这雄浑的召唤,从沉睡中苏醒,世间万物都焕发出盎然生机。

瞧啊,那原本寂静的角落,蛇虫们也纷纷钻出巢穴,似是迫不及待地想融入这春光明媚的时节。它们在草丛间、树枝上穿梭,为这春日增添了些许不和谐的音符。

就在这万象更新之际,一只锦鸡迈着稳健的步伐,出现在山野里。它那高昂的头颅,彰显着自信与威严;锦绣的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,闪烁着璀璨的光芒,宛如身披一件华丽的战袍。

锦鸡微微歪着头,目光如炬,紧紧锁定了那在空中乱飞的小虫。它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专注和坚定,仿佛在告诉世人,任何害虫都逃不过它的眼睛。

突然,锦鸡猛地探头,如离弦的箭直射向飞虫。迅雷不及掩耳,它的动作威猛而精准。与此同时,它的翅膀轻轻颤动,带起一阵微风,仿佛是在为这场战斗助威。

在锦鸡的利喙之下,飞虫无处遁形,瞬间被消灭。锦鸡用它的行动诠释了“除恶务尽”的决心,守护着这片春日的宁静与美好。

惊蛰的到来,因为有锦鸡的存在,多了一份生机,也多了一份安宁。它是春天的守护者,用自己的力量,为大地带来了一片祥和与繁荣。



惊蛰

□阮振亚/刻

## 在旷野里

□王晶

旷野到底有多大,我不知道。某一天,几个在惯常的生活里打盹的人,丢下生活里的琐碎,毅然淹没在这无尽的旷野和山林里,成为了旷野的一部分。

从出发地启程,车窗送走了高楼后,无际的旷野冲进了南方人的眼睛,就像一篇呆板文章里突然冒出的优美句子,那样让人惊讶和欣喜。这也难怪,一双见惯了崎岖曲折、羊肠小道的眼睛,突然看到坦荡荡的草原旷野,怎不倏地心跳加快、胆战心惊呢?

天空大大方方地蓝着,在无际的麦地和草原之上。白云只是慵懒地跟着风跑,没有目的地。每一天,眼睛里总要饱览过无尽的旷野后,心才得以放大。旷野太大,风跑得太快,从不同方向来。车子追着风跑,“呼啦呼啦”的声音穿过耳朵,如澎湃如骇浪,拍打着心底沉淀的情绪。

夏天的草原,雪杉、野草和野花盛开得热烈。阳光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惊讶着我赤热的心肠。我们张开双臂,以热烈的奔跑拥抱它。我感到一种极限的拉扯,它在容纳我的灵魂,容纳我们的每一朵笑声。

旅途的首个目的地,是一片有着潺潺溪水的地方。一条小路将旷野一分为二,不同的风景在车窗外交替呈现。最先吸引我的,是路边静静流淌的溪水。越往前走,溪水越宽,乱石堆叠,水流也变得时缓时急。我们被对岸的景色吸引,同行队友提议涉水而过。有人轻松跨了过去,而我和同伴却在原地犹豫不决,最终在他人帮助下才成功渡河。生活中,许多看似难以逾越的障碍,涉过以后都成了难忘的风光。

每一片生机盎然的背后都离不开水的滋养,而每一处水的源头,都有一座山的支撑。也许每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,高山融化的雪水顺着山岭,冲出河道,浸透了干涸的荒野,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。了无生机的荒原瞬间苏醒了。埋藏在地底的雪杉从睡眠中挣扎着冒出浓绿色,各种草的种子钻出地面,荒原就被雪杉、骆驼草和芨芨草,各种不知名的小草铺染出了蓬勃的生气。早已干枯的蒲公英,似从噩梦中惊醒,枝底的茎部突然泛出了绿意,残留在苇枝上的最后一点丝绒飘散开来,像雪花一样挂在参差不齐的刺蓬上。每走过一处,蒲公英的种子便随着我们的脚印播种。

湖水用治愈的蓝色柔和了刚硬的旷野。它那么蓝,蓝得澄净,蓝得彻底,远远地望去,就像一块蓝水晶静静地躺在大地上,倒映着漂浮悬挂在天空的白云。湖水被一圈草场包围,黄绿相间,点染成一幅画。

山赋予这片土地以雄壮,水赋予这片土地以柔情。山水交融赋予新疆以灵魂,缺一不可。

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里,车窗让眼眸以最大的可能性把天地随意浏览一番。



花

□汪逸芳

“快看!牛……!羊……!马……!”

兴奋的呼喊是我们对这些生灵最诚挚的敬意。此时的我们渴望亲近它们,融入它们的世界,却难以如愿。无数次,我望着草场上若隐若现的羊群,它们真实又虚幻,安静地低头吃草。我长久地注视着它们。成群的牛羊日复一日地过着平淡的生活,对它们来说,今天与昨天并无不同,只是不停地往前走。

选马的过程好像在选对象,挑了又挑,选了又选。你看它浑身雪白,鬃毛灰白相间,十分俊美,却不知这美丽的外表下有怎样的人生经历。为了我们的安全,让它自由驰骋是不可能的,只得马主人牵着它带我们上山,但它那颗放荡不羁的心是不灭的。

## 碰撞与交融

□魏静妍

从杭州东站出发,大概过三四个小时,当窗外的风景由宽阔的平原切换成连绵的山峦,列车像一条钢铁巨龙在山岭隧道中呼啸穿梭,我清晰地知道,我又回到了这夹在山海缝隙间的闽南老乡。

站在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土地上,我不禁浮想,是怎样一种意志,支撑八闽子弟在稀缺的田地上耕耘延续;又是怎样一种力量,让他们冲破大山的桎梏,闯向广阔的世界,孕育出“爱拼才会赢”的闽南精神,在历史的惊涛中留下深刻的航迹?

我想,那一定是因为勇敢。钩沉历史的记忆,我仿佛透过锈蚀的船锚、泛黄的海图、汹涌的波涛,感受到了先辈们向海问路、勇闯天涯的决然气势,山田瘠薄的现实反而造就了他们爱拼敢拼的天赋。宋人谢履在《泉州歌》中早已写下:“州南有海浩无穷,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明代,郑和庞大的船队自闽江口起航,勇敢,是他在怒海与强敌之间,为家国版图劈开一道生路的决绝。这是一种将生命托付给技艺与秩序的勇敢,是“爱拼敢赢”背后的理性。正是这份清醒的强悍,书写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。

列车继续飞驰,不一会儿,就能看见广阔无垠的大海。思绪从这里出发,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妈祖的传说,那是勇敢的八闽子弟与生俱来的信仰。人们将无法预测的风暴,无法排遣的思念,无法承受的生死离别,统统向这位慈母倾诉。这份信仰,是航海者的心理舱壁,也是守望者的目光延伸。它让海外的生命感到温暖,让凶险的征途有了抚慰,让人们能够在历尽波涛、斗罢艰险之后积蓄力量,重整行装再出发。

闽南的精神,从来不是单向的索取或征服,而是一种双向的打开:既勇敢地走出去,也从容地迎进来,在碰撞与交融中,不断重塑并丰富着自身的面貌。这精神,教会我一套在风浪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心法。它沉默如礁石,却蕴藏着推动舟楫的磅礴力量,足以让每一个从此出发的灵魂找到自己的“海”,并勇敢地驶向未知,创出一片新的天地。